

隋《杨通墓志》辨伪*

梁春胜

内容摘要:隋《杨通墓志》有众多疑点,应是一方伪刻,与东魏《李祔年墓志》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伪造,其伪造的“蓝本”应当是东魏《王偃墓志》。

关键词:隋代 杨通墓志 王偃墓志 李祔年墓志

隋《杨通墓志》,见于多种石刻汇编之作。拓片图版见于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^①(以下简称《北图》)、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·江苏山东卷》^②,录文见于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^③(以下简称《新出》)、《全隋文补遗》^④。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^⑤(以下简称《隋汇》)则图版、录文兼收。现将志文逡录于下:

隋故卢陵太守杨府君墓志铭

君讳通,字达之,青州盘阳郡人也。其先春秋时杨子简,有灭蛮之功,随锡杨氏焉。紫馥丹车之贵,豪满五郡;行周民望之士,扬名于中华。祖讳东汉,敕使、羽骑尉。父讳镐,起镇北平府参军、汉北太守、建威将军。君仕卢陵太守、虎贲中郎将、威武将军,沙漠驰誉。开皇元年二月三日遘卒。卜开皇二年四月六日葬于淄川城东八里。凡厥士友,至于宾僚,镌石题徽,式扬景烈。乃作铭曰:

月镜云升,汉高星朗。绵绵簪纓,曩曩勋劳。行归于隋,万民所望。赫赫新涂,继体承英。六龙登号,三虎驰名。并谷有迁,斯名以识。

对于此志的真伪,目前尚未看到有人提出怀疑。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,此

*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(2012M520590)和特别资助(2013T60263)项目阶段性成果。

①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: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第9册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3页。

②王思礼等主编: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·江苏山东卷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1页。

③罗新、叶炜: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321页。

④韩理洲:《全隋文补遗》,三秦出版社,2004年,第83页。

⑤王其伟、周晓薇: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第1册,线装书局,2008年,第11页。

志应当是一方伪刻。

一、《杨通墓志》的可疑之处

首先,来源不明。《杨通墓志》非考古发掘所得,其出土时地皆不详。志文称“卜开皇二年四月六日葬于淄川城东八里”,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·江苏山东卷》和《隋汇》据此将其出土地定在山东淄博,恐怕是靠不住的。此志亦不见于各家目录著录,据笔者所知,最早收录此志的是《北图》,其文字说明并没有关于出土时地的介绍。来历不明的石刻,比考古发掘所得的石刻,造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。

其次,地名不合。志称“君讳通,字达之,青州盘阳郡人也。”盘阳,又作“般阳”(因在般水之阳,故称),西汉置县,属济南郡,治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。南朝宋移治今临朐县东南,北魏因之,北齐废。隋开皇六年复置,大业初省入临朐县^①。盘阳史上未曾设郡,此又一可疑也。

第三,职官、地理不合。志称杨通“祖讳东汉,敕使、羽骑尉”。“羽骑尉”一职不见于史书。“敕使”指皇帝的使者,为普通名词,而非官职名。志称杨通“父讳镐,起镇北平府参军,汉北太守、建威将军”。此处问题有二:一是“镇北平府”可疑。北朝军镇所设军府,未见称作“镇××府”者。西魏辛茝墓志记其父胥伦职衔为“怀荒镇征虏府长史”^②，“怀荒镇”是军镇名，“征虏”即征虏将军，是镇将的将军号。隋薛保兴墓志载其在北齐代魏前曾任“北平骠大府长史”一职(《隋汇》4111^③)，“北平”是军镇名，“骠大”即骠骑大将军，是镇将的将军号。“军镇名+将军号+府”，这才应该是当时的习惯称法。北朝刺史兼理军政者，其军府称法一般是“州名+将军号+府”，如隋元伏和墓志：“于时静皇坠策，神武专权，并降前阶，随才叙用，遂授徐州骠大府主簿。”(《隋汇》2222)二者正可比勘。二是汉北史上未曾设郡，故“汉北太守”一职就很可疑。志称杨通“仕卢(庐)陵太守、虎贲中郎将、威武将军，沙漠驰誉。”庐陵郡属南朝，杨通死于开皇元年(581年)，其时隋尚未灭陈(灭陈在开皇九年)，故杨通所任职当在南朝。既在南朝任职，又怎可能“沙漠驰誉”？

第四,字形可疑。志文“通”作“通”，“達”作“達”，“隨”作“隨”，“遷”作“遷”，“起”作“起”，“題”作“題”，其中“辶”、“走”、“是”旁写法不见于隋代前后其它石刻，十分可疑。“先”作“先”，此形是“老”的会意俗字，非“先”字，隋代前后其它石刻“先”一般亦不作此形。此外“秋”作“秋”，

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493页；施和金：《北齐地理志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280页；（唐）魏征等：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，第860页。

②赵力光：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》，线装书局，2007年，第22页。

③斜线前的数字表册数，后表页数，下同。

“滅”作“威”，在当时的石刻中都很罕见。

第五，铭文部分押韵不合常规。六朝墓志铭文一般都是押韵的。押韵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一韵到底，一种是中间换韵。换韵可以换一次，也可以换多次。换韵就使铭文分成两个以上的单元（部分铭文以小字“其一”、“其二”、“其三”等标示），各单元内部是严格押韵的，一般不存在失韵的情况。该志铭文云：“月镜云升，汉高星朗。绵绵簪纓，疊疊勋劳。行归于隋，万民所望。赫赫新涂，继体承英。六龙登号，三虎驰名。并谷有迁，斯名以识。”此段铭文分为两个单元。前一单元韵脚字“朗”“望”押韵，而“劳”失韵。后一单元韵脚字“英”“名”押韵，而“识”失韵。这是违背铭文的押韵规律的。

第六，志称“其先春秋时杨子简，有灭蛮之功，随锡杨氏焉”，“杨子简”其人其事于史无征，其杨氏来源的说法也不见于典籍。杨通祖讳东汉，父讳镐，一以朝代为名，一以周都为名，皆甚可疑。

第七，志文多处似通而非通。如“紫攄丹车之贵，豪满五郡；行周民望之士，扬名于中华。”“豪满五郡”和“行周民望之士”皆不可解。又“开皇元年二月三日遘卒。卜开皇二年四月六日葬于淄川城东八里。”“遘卒”不词，应作“遘疾卒”，脱一“疾”字。“卜葬”成词，却又被分隔开，以致文理不通。铭文部分“赫赫新涂，继体承英。六龙登号，三虎驰名。并谷有迁，斯名以识。”“赫赫新涂”不知所云。“并谷有迁”亦不通，“并”当作“陵”，“陵谷有迁”为墓志习语^①。

从以上七个方面来看，《杨通墓志》可谓疑点众多，基本可以确定是伪刻。

二、与伪刻《李祈年墓志》的比较

此外，我们还发现此志与已经断定为伪造的东魏《李祈年墓志》^②有诸多相似之处。

首先，杨通祖父任职为子虚乌有的“敕使、羽骑尉”，而李祈年曾祖亦任“敕使、羽骑尉”。

其次，杨通父任“镇北平府参军”，而李祈年祖父任“镇北府参军”，前者仅多出一“平”字。

第三，《杨通墓志》言其先祖“有灭蛮之功”，《李祈年墓志》则称其祖父“有败狄之勋”。

第四，《杨通墓志》有文理不通的“遘卒”，《李祈年墓志》亦有“遘卒”。

①如魏元过仁墓志：“若夫陵谷有迁，金石无朽（朽）。”（毛远明：《汉魏六朝碑刻校注》第6册，线装书局，2008年，第6页。）东魏比丘净智师圆寂塔铭：“陵谷有迁，佛国久在。”（《北图》647）隋田悦及妻赵氏墓志：“恐移田换海，陵谷有迁。”（《隋汇》1/218）隋杨宏墓志：“陵谷有迁，细油易朽。”（《隋汇》3/2）皆其例。

②赵超：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卷首61页；江岚：《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》，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，第98页。

第五,《杨通墓志》有“凡厥士友,至于宾僚”,《李祈年墓志》亦有“凡厥士友,至于宾僚”。

第六,《杨通墓志》有“绵绵簪纓,疊疊勋劳”,《李祈年墓志》则作“绵绵簪纓,累累勋劳”。

第七,《杨通墓志》和《李祈年墓志》“秋”皆写作“𦎑”,这种字形在六朝石刻中非常罕见。《碑别字新编》载魏《周哲墓志》“秋”作此形^①,但《周哲墓志》早已经确定是伪刻^②。

如此多的雷同,也可以说明《杨通墓志》和《李祈年墓志》一样,皆是出于伪造,并且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。

三、《杨通墓志》造假的一个“蓝本”

墓志作为出土文物,具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,这些特征往往通过其形制、文字、语言、书法、历史信息等多方面地展现出来。后人要想伪造前代墓志,不了解相关知识,就难以造出一方“惟妙惟肖”的伪刻。为了避免造假被人识破,墓志造假的一个重要手段,就是抄袭一方或数方真刻,同时又加以篡改。这样做既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,又是最方便省力的一种方法。对于这样的伪刻,如果不作多方面的考察,是很容易受骗上当的。如果能找到伪刻仿造的来源,那对于伪刻而言则可谓致命一击。

幸运的是,我们找到了《杨通墓志》造假的一个来源(未必是唯一来源),那就是东魏《王偃墓志》。将两方墓志作一比较,我们就可以看出如下相似之处:

首先,《杨通墓志》:“其先春秋时杨子简,有灭蛮之功,随锡杨氏焉”,《王偃墓志》:“其先盖隆周之遐裔。当春秋时,王子城父自周适齐,有败狄之勋,遂锡王氏焉”,前者应是从后者改造而来。《左传·文公十一年》:“齐襄(引按:当从《史记》作“惠”)公之二年,鄆瞒伐齐。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,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。鄆瞒由是遂亡。”^③《王偃墓志》的王子城父,即《左传》中的王子成父。曹魏王基残碑:“□子有成父者,出仕于齐,获狄荣如。孙湫违难,为莱大夫,遂□。”(《北图》2/18)韩愈《太原王公神道碑铭》:“王氏皆王者之后,在太原者为姬姓。春秋时,王子成父败狄有功,因赐氏。”^④王子成父应是周王之子,出仕于齐,以败狄之功,赐姓王氏。可见《王偃墓志》追叙先祖有案可稽,而《杨通墓志》加以改造后,就于史无征了。

其次,《杨通墓志》:“紫湄丹车之贵,豪满五郡;行周民望之士,扬名于中

①秦公:《碑别字新编》,文物出版社,1985年,第100页。

②参方若原著、王壮弘校补:《增补校碑随笔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81年,第658页;赵超: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卷首58页;王壮弘、马成名:《六朝墓志检要(修订本)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年,第32页。

③杨伯峻:《春秋左传注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584页。

④屈守元、常思春主编:《韩愈全集校注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2621页。

华”，《王偃墓志》：“丹车紫盖之贵，雄侠五都；调风渫鼎之豪，声华三辅”，前者亦是后者篡改而来。《王偃墓志》文意通顺，对仗工整。《杨通墓志》篡改后，文意似通非通，上下句亦不能相对。

第三，《杨通墓志》：“父讳镐，起镇北平府参军，汉北太守、建威将军”，《王偃墓志》：“父五龙，起家镇北府参军，建威将军、临淮太守”，前者将后者的“镇北府参军”改为“镇北平府参军”，“临淮太守”改为“汉北太守”，改后的职官皆属子虚乌有。且按照惯例，将军号应在所任官职之前，《杨通墓志》颠倒二者位置，亦是造伪留下的破绽。

第四，《杨通墓志》：“凡厥士友，至于宾僚，镌石题徽，式扬景烈”，《王偃墓志》：“凡厥士友，至于宾僚，咸以为泉门一闭，陵谷代迁，镌石题徽，式扬景烈”，前者抄袭后者，而删去“咸以为泉门一闭，陵谷代迁”一句，造成前后文意不能衔接。

第五，《杨通墓志》铭文“月镜云升，汉高星朗。绵绵簪纓，疊疊勋劳。行归于隋，万民所望”，《王偃墓志》铭文“云昇月镜，汉举星明。於照遐烈，弈世有声。厥祖皇考，接武维城。和光地纬，穆是天经”。前者“月镜云升，汉高星朗”，乃是篡改后者“云昇月镜，汉举星明”，篡改前语义通顺，对仗工整，篡改后文意似通非通，上下句亦失对。《王偃墓志》铭文符合押韵规律，而改窜后的《杨通墓志》铭文则失韵。

第六，《杨通墓志》铭文“赫赫新涂，继体承英。六龙登号，三虎驰名。并谷有迁，斯名以识”，《王偃墓志》铭文“岩岩安复，履道怀贞。赫赫新涂，继体承英。八龙登号，三虎驰名”。《王偃墓志》的“安复”是指其祖安复侯王芬，“新涂”是指其父新涂县开国侯王五龙。《杨通墓志》照抄了“赫赫新涂，继体承英”一句，但王偃之父，与杨通何干？这是造伪者张冠李戴的最好证明。造伪者又抄袭了《王偃墓志》的“八龙登号，三虎驰名”，只是将“八龙”改为“六龙”，以掩人耳目。《杨通墓志》铭文因是杂凑而成，所以亦不押韵。

第七，《杨通墓志》与《王偃墓志》“五”皆作“𠂔”形，“参”皆作“𠂔”形，“庐陵”皆作“卢陵”，皆有“虎贲中郎将”一职，这些也不可能是巧合。

两方本应互不相干的墓志，却出现如此多的雷同之处，难道不很可疑吗？《王偃墓志》从各方面来看，都不太可能是伪刻，造伪的就只能是《杨通墓志》了。

另外，如果将《李祈年墓志》与《王偃墓志》作一比较，可以发现《王偃墓志》也是《李祈年墓志》造伪的一个来源。首先，二者职官多有雷同，如皆有“镇北府参军”、“建威将军”；《李祈年墓志》有“渤海卢陵二郡太守”，《王偃墓志》作“卢陵勃海二郡太守”；《李祈年墓志》有“光禄大夫”、“武卫将军”，《王偃墓志》作“光禄勋”、“右卫将军”。其次，二者文句亦有雷同，如皆有“有败狄之勋”、“凡厥士友，至于宾僚”等字样。

因此可以说，造伪者投机取巧，利用一方真的《王偃墓志》，造了两方假的墓志：《李祈年墓志》和《杨通墓志》。

四、对于《杨通墓志》认识的重新检讨

对于《杨通墓志》的研究,就笔者管见所及,主要有以下四家:

《隋代书法研究》将此志作为隋代篆、隶、楷杂糅的书风的一个代表^①。今按:此志篆书只有一个,即“五”作“𠂔”,乃是抄袭《王偃墓志》而来。其余皆是楷书,而略有隶意。与隋代典型的篆、隶、楷杂糅的墓志相比,此志文字伪造之迹亦不难看出。

《齐鲁碑刻墓志研究》据志文提出三点意见:第一,盘阳郡不见于史,或在北齐、北周时期短时间置之。第二,志所云杨子简以灭蛮之功得赐杨氏,与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所载不合,何为是,今难考之。第三,志云杨通曾任庐陵太守,此庐陵郡当在北方而非南疆,东魏王偃也曾为该郡守,此可补史缺^②。今按:如前所述,盘阳设郡和杨子简其人皆属于虚乌有。唯庐陵郡一事,仍需考辨。据《王偃墓志》,王偃曾任庐陵、勃海二郡太守,《齐鲁碑刻墓志研究》据此认为北朝曾设庐陵郡。我们认为此为孤例,恐难论定。且王偃祖、父皆仕南朝,王偃本人亦可能在南朝任职,后来才入北朝。如果此假设成立,则庐陵太守当是王偃在南朝的任职,其入北后又任勃海太守。投降敌朝,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。墓志作者可能为了掩饰这一点,有意将王偃历仕二朝的官职糅合在一起,从而造成了北朝曾设庐陵郡的假象。当然,笔者此说亦是一种假设,关于王偃庐陵太守一职,仍需进一步讨论。而《杨通墓志》的“庐陵太守”,乃是抄袭《王偃墓志》,讨论时自当剔除。

《新出》也提出三点意见:第一,《墓志》称杨通为青州盘阳郡人,盘阳于北魏置县,属青州齐郡,隋无盘阳郡,疑此盘阳郡乃魏末或北齐时升县为郡,周及隋初仍而未改,后乃省入淄川(引按:应作“临朐”)县。第二,《墓志》记杨通祖、父历官,有些为史书所不载。北魏以前不见有羽骑尉,北朝汉北郡亦不见于史,可能置于北周。第三,《墓志》称杨通“沙漠驰誉”,说明他可能参与过鄂尔多斯地区的战事。今按:这三点推论,都没有坚实的证据。根据我们前文所述,恐怕都是靠不住的。

《隋汇》认为《杨通墓志》的“镇北平府”,可补北朝镇府名目之阙。今按:如前文所述,北朝时北平设军镇应是可信的^③,但其军府不应称作“镇北平府”,而应称作“北平××府”。

【作者简介】梁春胜,男,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出土文献与近代汉字。

①虞晓勇:《隋代书法研究》,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,第68页。

②赖非:《齐鲁碑刻墓志研究》,齐鲁书社,2004年,第320、306-308页。

③隋《□堕墓志》:“祖,魏扬麾将军、北营州长史、北平镇将。”(《隋汇》496)严耕望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——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》卷下第十一章“北魏军镇”部分据此收入“北平镇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,第710页。